

汪国真走了，留下了纯真年代的美好记忆——

# 如果你要思念我， 就望一望天上那闪烁的繁星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

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诗人汪国真见面，是在去年年末于海口举办的“诗意中国：两岸一家亲，共圆中国梦”2014两岸诗会上。他作为“桂冠诗人”获奖者之一，参加了诗会的全部活动。

记得那晚举行的颁奖典礼堪称诗歌盛宴，从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到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；从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到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；从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”，到“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……听众无不陶醉其中，牵肠挂肚。

然而全场的高潮，是穿着一身朴素黑衣的汪先生从幕布后款款走出，那顷刻爆发的掌声和呼喊至今仿佛还响亮在我的耳边。

## 海南，处处充满诗意

那并不是汪先生第一次来到海南。碧蓝的海水、煦暖的暖风和空气中弥漫的淡淡水汽都为他营造了“归乡”的氛围。这年的两岸诗会上，他获评“桂冠诗人”，更是留下了与海南永远的缘分。

在诗会的一次间隙，汪先生离席去往走廊小憩，我跟过去请他谈谈海南。对这片从来都是向他敞开怀抱的土地，他一开口便充满深情：“在这里，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诗意。不论是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，还是淳厚古朴的风土人情，都是足以唤醒游子乡情的故土印记，都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。”

聊到这里，汪先生回忆起自己在2013年4月参加第23届书博会前，曾经专门为海南创作了一首诗——《海南，我们来了》，“在诗中，我提到了五指山、万泉河、南山寺、鹿回头，将童年的向往和后来多次亲临海南游历的情感，都融入了这首诗。”

专程从深圳赶来参加追思会的李艳平是汪先生生前的诗友，也是为邀请他参加两岸诗会而奔走的“牵线人”。夜色中，她的眼里有泪光闪烁：“汪先生在诗会期间对海南流连忘返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他又拖着病体为赴另一个诗歌活动的邀约来到海南，可以看得出是真心喜欢这里。”

李艳平说，最后一段在海南的时光，汪先生曾多次提起，希望在这里寻到一个原生态的地方，让他能够静下心来生活和创作，“我们甚至连地

方都选好了……”

这不是李艳平所知的，汪先生留下的唯一遗憾。惊悉汪先生病逝后，她曾与其家人有过短时间的电话交谈。其家人称，汪先生弥留之际，还念念不忘自己未能实现的音乐梦想。

原来，汪先生除了作诗、作画和喜作书法之外，还擅于谱曲，作品曾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。从2001年开始尝试作曲至今，他已完成了小学生课本80首古诗词和中学课本86首古诗词的谱曲，只为让更多的孩子熟悉并喜欢古诗词。

他把这当成社会责任和使命。于是，每与知心好友见面，汪先生总要摇头晃脑地默诵他辛苦配给古诗词的曲子，哪怕被人调侃“像和尚念经”，他也不恼，只说“你小子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。你仔细听听我这儿的和弦，这儿的旋律……”

挂了电话，李艳平再也抑制不住奔涌的泪水。汪先生的遗憾，又何尝不是她的痛楚——她联系深圳交响乐团与汪先生携手打造的“汪国真诗书画交响音乐会”原定于5月初举行，如今已万事俱备。

那灵动的乐音里，处处可见海南留给汪先生的，魂牵梦萦的美好。

## 诗歌，要被人民承认

追思会那晚，月影疏离，诗句如水随哀乐流淌在沉静的院落之中。

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，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。报我以平坦吗？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。报我以崎岖吗？我是一座大山庄严地思索！”一首首汪先生的经典诗歌被深情吟诵；“你说，只要热爱生命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但是，但是，我如何也无法‘意料’，你走了。”一段段悼念汪先生的文字被泪水浸染。

1990年5月21日，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——《年轻的潮》，继而轰动了中国文坛。当时，诗歌界有一个说法：“海子死了，汪国真诞生了。”喜爱汪先生的诗迷们甚至将那一年称作“汪国真年”。

好评如潮水涌来。作家黄晓华就曾撰文感情丰富地评价：“汪国真的诗有一种哀婉的内核，仿佛一清早起来回味昨夜温婉的梦境。他从现实中选取带泪的花草，忧郁的

4月26日凌晨2时许，诗人汪国真因肝癌不治离世，享年59岁。他的诗歌曾在20世纪90年代盛行，其创作的“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等代表诗句为人们熟知，成为一代人纯真而美好的记忆。

斯人已逝，诗心永存。为表达对诗人汪国真的缅怀和悼念，4月27日晚上，由“两岸诗会”组委会、省诗歌协会、省司法文联、海南广播电视台总台音乐广播主办的“跨越尘世，出发去远方——‘桂冠诗人’汪国真追思会”在海口举行。



汪国真在2014两岸诗会桂冠诗人颁奖典礼上朗诵诗歌。

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大海与沉幽的梦，穿缀在他完整的音韵里，韵律缓缓，如同老人舒缓的语调。”

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文艺评论界也有过批评的声音，认为汪先生的诗“过于直白”、“浅陋”，甚至“根本就不能算诗，只勉强算是心灵鸡汤”。

汪先生向来是不予理会的，如同诗人远岸为他所写的悼诗——“你眼里总是那么欢欣鼓舞，你脸上总是那么春意盎然”。他只沉醉于写啊写，将对生命的热爱，对远征的向往泼在纸上，随风遥寄给前方懂他的人。

有人问得多了，他便如戏谑一般轻声说：“人民说你是诗人，你就是诗人，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。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最终的、权威的评论，一个是读者，一个是时间。”

汪先生是从不自轻自贱，但也绝不自吹自擂的。他成竹在胸的背后，是25年间，仅《年轻的潮》一册诗集就连续再版5次，印刷超过60万册；他笃定前行的背后，是对诗歌自有一份理解：“优秀的诗歌不仅仅是为提升文学和艺术修养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让人们的心灵，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，有一种坚持，一种执着，一种淡然。”

你还记得他的《思念》吗？追思会那晚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在折给他的纸鸢上，默写了其中的句子——“相聚的时候，总是很短。期待的时候，总是很长。岁月的溪水边，捡拾起多少闪亮的诗行。如果你要想念我，就望一望天上那闪烁的繁星，有我寻觅你的眼光。”

她一边写，一边用左手压抑心房：“幸好，您没有把一切都带走，这些诗句足以给我们安慰。”

大多数人知道汪先生去世，第一个反应便是震惊。因为即便是在汪先生离去前最后半年，与他有着频繁交往的李艳平，也不曾获得一丝他患病的消息。

作家张宝瑞是为数不多的知情者。今年1月份，他照常给汪先生去了电话问身体如何，换回的却是长时间的沉默。到了2月份，电话就打不通了。再后来，他从汪先生的新书《青春在路上——汪国真新诗精选》的责任编辑那里获知，汪先生嘱咐所有知情人对

他的病情一定保密，“我想，他只愿把光明美好的一面留给大家。”

写到这里，禁不住想起汪先生留给我的，最后的印象——

2014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颁奖典礼晚会现场掌声雷动，有人在台下情不自禁地呼喊他的名字。而汪先生依旧不紧不慢，慢步径直走到舞台中央，轻轻举起话筒便开始吟诗，仿佛面前空无一物亦无人喝彩——

“我不去想，是否能够成功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。我不去想，能否赢得爱情，既然钟情于玫瑰，就勇敢地吐露真诚。”

“我不去想，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，既然目标是地平线，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。我不去想，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，只要热爱生命，一切，都在意料之中。”

不知从哪一句开始，有人沉默，有人热泪盈眶，有人开始跟着背诵。可那声音很轻，就像怕惊了台上的汪先生一般——他念到动情之处，轻轻闭了双眼。

后来，典礼继续进行，汪先生配合着晚会的流程，上台领奖、与人合影，一遍又一遍对着镜头报以微笑，一件又一件满足诗迷的请求。再晚些时候，典礼结束，人都散了，我经过后台准备回家，隐约见到一个角落里有人孤单单坐在铁制的长凳上。

是汪先生。身边没有助理、诗友、诗迷，只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低头望着手机。12月的海南，深夜已经起了凉风，他依旧只穿着那件黑西装。

就这样注视不到一分钟，敏感的他抬头望过来，疲惫地又微笑：“是你啊，你好。”

“您好，汪老师。”还凭空张了张嘴，却不再追问什么。因为我突然觉得，那个笔尖如有千钧之力的他此刻是那样寂寞又孱弱。而且，我至今无法接受，那竟是我与他最后的对话，最后的相视一笑。■



海口举办的汪国真追思会。

陈望 摄